

政治制度变革与政局走向

哈萨克斯坦构建威权政治制度研究

孙铭

【内容提要】二十多年来，哈萨克斯坦在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带领下实现了国家顺利转型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各国关注的成就，也因此奠定了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不可动摇的高度威望，建立了以纳扎尔巴耶夫为核心的威权政治体系。哈萨克斯坦民众甚至认为，没有纳扎尔巴耶夫就没有哈萨克斯坦的今天和未来。但随着纳扎尔巴耶夫年岁已高，未来权力交接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的一大挑战。从哈萨克斯坦的现实情况看，很可能不会再出现一位类似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总统，无论是总统，或是政府、议会，都不太可能再拥有像纳扎尔巴耶夫式的影响力。在这种局面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政治结构走向成了关注的中心。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权力交接 政治结构 改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77.36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7）01-0028-0008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在国家治理上逐渐确立了以威权政治制度为主的管理模式，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哈国享有总统终身制特权，在国内具有极高的政治认可度。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先经济、后政治”的兴国路线指引下抓住了宝贵的20年，大力发展经济民生，建构了稳定的国家政治体系，大幅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特别是2000—2011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年均增速高达8%，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三大经济体之一^①。然而随着纳扎尔巴耶夫年事已高，政权交接问题日益突出，对其威权主义政治道路产生了极大考验。2015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将2015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4月进行，随后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有学者认为，这是未来政权交接的一个关键准备。

一、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权统治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的分析不难看出，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结构构建过程曲折，最初曾试图引进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但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哈萨克斯坦的后苏联国体需要，其结果是哈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引发哈国政治精英对自由民主制度产生警惕，开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经历数次修宪以及宗教复兴、国家政治化和世俗化间的博弈，哈

^① 王雅静：《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情况分析》，载《大陆桥视野》2012年第7期。

萨克斯坦最终完成了威权主义政体的塑造,纳扎尔巴耶夫实现了无限制总统竞选资格并对国家治理实现了全权掌控。

在纳扎尔巴耶夫威权政治体系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哈国社会没有出现过重大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各党派和社会团体的活动基本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同时,由于哈国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在政治力量布局中,亲总统势力占有绝对优势。面对西方的渗透、国内民众“民主化”诉求的压力,一方面,纳扎尔巴耶夫在牢固掌控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前提下,凭借哈萨克斯坦丰富的能源资源,形成了以石油经济为主体的能源出口型经济,带动国内工业、农业、服务业、外贸等行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内实施“可控民主”,首先是加强对反对派和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力度,从法律层面和行政管理层面对反对派的活动与外部资助情况进行监督,遏制内乱的源头。同时也没有拒绝倾听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邀请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政议政,扩大了反对派的参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反对派对政权的不满。纳扎尔巴耶夫还注重发挥舆论在稳定政局方面的作用,利用媒体积极宣传国内政策,力图化解西方所谓的“民主改造”,强调在发展民主的道路上,哈萨克斯坦拥有自己特殊的民族文化和轨迹。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纳扎尔巴耶夫曾宣称:“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譬如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血泊和混乱中的民主,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我们民主的基础是政治、社会 and 民族间关系的稳定。”^①

(一) 有效振兴国家经济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社会保障收不抵支,养老金及医疗费用拖欠等现象时有发生,贫困问题有增无减。为扭转局势,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先经济、后政治”的口号,这随之成为哈萨克斯坦一直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纳扎尔巴耶夫强人政治领导下,金融危机前10年成为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左右,经济总量扩大5倍,外贸额增长6倍,经济实力占中亚五国总量的

2/3。金融危机后,哈国当局连续出台反危机措施予以应对。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强调: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保障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前30强;继续推进改革,保障经济、社会和国家稳定,着力落实“国家计划:系统性根治国家当前面临的各类问题、为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提早谋篇布局的具体行动计划,即推动落实第5次制度改革,重点是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行政保障、完善国家治理和教育卫生体系”。议会已审议通过的80多项相关立法保障文件于2016年1月1日开始生效^②。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哈萨克斯坦不断出台反贫困措施,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哈国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相关改革,首先改变了国家包揽所有社会保障费用的做法,由国家、企业及职工三方共同承担,逐步强化了个人及企业的缴费责任;改革普惠性社会保障模式,主要在国家工作人员、大学生、残疾人、失业人员、单亲母亲等弱势群体当中优先普及社会保障。另外,哈国政府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取消带薪休假、普遍福利等一系列社会政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把就业、扶贫放在了首要地位。在养老保险领域引入私人养老公司运行制度,初步建立了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③。1996年,哈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下,至201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5.1%。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城镇10%高收入家庭和10%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下降,反映这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336下降到2013年的0.284,表明财富在国民间的分配日趋合理。哈国国民的购买力已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④。2014年,哈国GDP为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2015年哈国经济增速1.2%,人均GDP达1万多美元,GDP总量居独联体第二,仅次于俄罗斯。

① 韩隽:《哈萨克斯坦政党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载《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30 ноября 2015 г., 30 ноября 2015 г. <http://www.akorda.kz/ru/addresses/posla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hstan-nazarbaeva-narodu-kazahstana-30-noyabrya-2015-g>

③ 阿里木江·阿不来提:《中亚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④ 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研究报告,《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年版)·哈萨克斯坦》。

为进一步加速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纳扎尔巴耶夫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明确提出到2050年哈萨克斯坦要实现跻身世界最发达30个国家之列的目标,并确定了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七大优先方向:一是使民众生活水平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二是向退休人员、残疾人、多子女家庭、儿童和青年以及其他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提供社会保护;三是壮大哈萨克斯坦的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国家支柱和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四是培养青年人的市场意识,从而逐渐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五是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使民众能够自由经营,为实现居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六是积极建立并完善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使社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七是依靠国家拨款和其他优惠政策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①。

(二) 不断巩固威权主义政治体系

根据哈萨克斯坦宪法,总统是整个政治系统的中枢,具有任免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而议会的权力仅限于起草与通过总理和政府提出的草案,总理几乎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议会上院三分之一的议员与哈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人由总统任命,下院议员中,有9人须由总统从人民代表大会中选出,其余98名议员按照比例从各党选出。此外,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会中的2名委员由总统任命。军事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及重要成员也由总统任命。

拥有国家绝对权力的纳扎尔巴耶夫精心组织了自己的精英集团,即亲总统集团,包括总统家族成员主导的利益团体,与总统家庭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金融家、企业家,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传统宗族势力以及由总统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高层官员构成的利益集团等。他们拥护纳扎尔巴耶夫,并根据与总统及家庭关系的远近获得不等的“红利”。目前,哈国政坛上主要的三大利益集团是:以纳扎尔巴耶夫之女达丽伽为首的集团,控制着媒体、电信、金融等领域;以库里巴耶夫为首的集团,控制着石油、天然气、交通、酒店、海关等;马士凯维奇—伊布拉西莫夫—绍季耶夫集团,控制着采矿、炼矿工业等^②。另外从所处地理位置上看,在哈萨克斯坦的政权结构中也已形成了一种潜在的部族体系,这是一种以“大玉兹”为基础,以“小玉

兹”为盟友,以“中玉兹”为对手的力量结构。“小玉兹”处于西部,“大玉兹”处在南部,“中玉兹”则处在北部和东部,几近哈萨克草原的中央地带。三玉兹的代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脉络分明,部族关系往往能够决定一名干部的仕途。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代表着“大玉兹”的整体利益,在地方上“大玉兹”出身的政治人物也比较强势。“小玉兹”在政治体制内获益甚少,但其所处的西部恰恰是油气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③。

在政党制度的选择上,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他对新加坡发展模式的赞赏,并认为一党制同样能够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制度也会具有若干民主特征。“祖国之光”党正是纳扎尔巴耶夫基于此种理念建立并扶植的^④。纳扎尔巴耶夫在2008年的国情咨文中极力表现出对现有政党体制的支持,他宣称:“现阶段,以‘祖国之光’党为主要政党的模式可以被看作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的最佳模式。这一模式允许所有其他政党参与选举,可以进入议会和参加全部的政治进程。对于新政党的产生和抒发自己的意见不存在任何障碍。”^⑤

(三) 妥善处理族群宗教矛盾并抵御外来干扰

纳扎尔巴耶夫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在处理族际关系问题上坚决反对民族自治。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今天常常遇到将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民族自决权直到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混为一谈的情况;如果坚持这一立场,世界上就会出现数千个小国。”^⑥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民族和睦,并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民族和睦政策对国家团结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在对其他民族文化持尊重态度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和睦”^⑦。为此,纳

① 杨进:《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② 雷琳、王林兵:《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载《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 雷琳、罗锡政:《“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载《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6期。

④ [哈]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总统手记》,陆兵、王嘉琳译,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⑤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6 февраля 2008 г., 16 февраля 2008, http://www.akorda.kz/ru/addresses/addresses_of_president/posla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hstan-nnazarbaeva-narodu-kazahstana-6-fevralya-2008-g

⑥ 张新平:《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⑦ [哈]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总统手记》,第23页。

扎尔巴耶夫创建了民族代表大会制度,在第四次民族代表大会上促进各政党、民族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取得一致意见,签署了旨在维护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和睦团结的《全民公约》,向全体哈萨克斯坦公民发出了加强团结和睦的呼吁。

纳扎尔巴耶夫执政以来在处理和推动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上成绩斐然。他紧密结合哈萨克斯坦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奉行多元化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始终将解决民族问题作为基本国策,在制定民族政策时既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传统,又力求民族政策与国家总体政策保持一致。在哈国宪法中没有民族平等的字样,而是效法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规定“人、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价值,从而弱化民族观念及其影响^①,构建了哈国族群关系的互动模式。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将解决民族问题与巩固国家独立联系起来,把增强民众的国家意识,尤其是非哈萨克族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另外,纳扎尔巴耶夫还推行复兴哈萨克民族的政策,号召国民学习哈萨克语,弘扬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鼓励在国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到哈萨克斯坦,以改变哈国“主体民族不主体”的局面。

二、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忧患

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实践上看,威权政治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在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国内外学者对此也多有探讨,对于后发外源型国家来说,威权政治的重要性体现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上。胡安·林茨(Juan J. Linz)指出,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步阶段来说,权力的相对集中甚至集权有着极大的必要性,在一个复杂的特殊背景下,稳定社会秩序是第一位的,而要稳定社会秩序,需要依赖于国家的权威力量来聚合、集聚各种零散的社会力量,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但长期看,国家政治制度也会因此产生各种风险并不断扩大:国家元首权力集中且难以进行有效监督;政党政治发展不成熟,往往是一党独大,其他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十分受限;利益集团势力划分斗争日益激烈,腐败问题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经过不断累积,特别是在经济平稳增长的

条件下,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或产生更多的民主诉求,将导致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朱新光也曾说过,由于中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是在政治准备不充分的时期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模式,因此铁腕人物在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时候,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容易带来“施药”过重的潜在风险。

对于哈萨克斯坦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或许最初选择威权政治体制符合国情,它的确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未来如何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却极大考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对此十分清楚,提出哈萨克斯坦政体必须要从威权制度向现代民主转型。他提出了民主制度的中间阶段应称为“可控民主”阶段,希望在利益重组、矛盾尖锐的转型时期,通过强力控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广泛的公民共识,建立现代的政治文化,完善宪政制度^②。从哈萨克斯坦形成威权政治体系以来,可控民主运行了20多年,这期间虽有成效但也埋藏下了大量社会、政治矛盾无法排解,如腐败、裙带关系、部落意识、宗法观念等业已形成暗流,目前可谓“矛盾重重”。

(一) 政权交接面临权力斗争的挑战

纳扎尔巴耶夫借助威权政治手段,20多年来成功控制着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局面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但随着其年岁已高,未来权力交接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成为哈国家发展的一大挑战。伴随着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地区发展不平衡、政治和经济财富分配矛盾也日益突出。西部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精英拥有较大的经济资源,依靠石油收入逐渐积累起挑战中央政权的资本。地方精英在中央政府内部寻找代言人,政治寻租现象严重,并逐渐成为操控政权的影子势力^③。

2013年7月,纳扎尔巴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总统权力交接时表示:哈国应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即使在权力交接过程中该制度也应保持稳定。当人们习惯一个人时,如果他或她离去会怎么样?

① 赵常庆:《“颜色革命”在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② 雷琳、罗锡政:《“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

③ 包毅:《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4》,载《哈萨克斯坦与上海合作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什么也不会发生^①。目前,在哈国众多民众的观念中,谁能成为接替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强人,继续引领国家前进,尚无法预计。而各方势力已跃跃欲试,在代表纳扎尔巴耶夫的大玉兹集团和亲总统集团内部不同阶层的斗争一直未停歇。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哈国部族精英间的政治资源与经济分配不相匹配,大玉兹掌握着国家政治,西部小玉兹更多握有国家的石油命脉,在政治倾向上,这部分精英大多亲近西方。可以预见,当权力交接公开后,在缺乏成熟竞争机制的情况下,哈国政坛或将演变成支持威权政治的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在哈国的“民主政治发言人”间的争夺,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②。

另外,哈萨克斯坦的政党体系是“祖国之光”党一党独大,纳扎尔巴耶夫毫不掩饰对现有政党体制的支持。“祖国之光”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不久后就成为哈国第一大政党,根本原因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培植,成员几乎全部来自亲总统的政治精英,是“自上而下”的党。显而易见,反对派政党难以与“总统的党”抗衡,但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基础,一旦失去纳扎尔巴耶夫的庇护,该党独大的局面或将受到威胁,同时党内斗争也可能加剧。

“祖国之光”党2006年12月22日改名成立,拥有党员近百万名,纳扎尔巴耶夫为现任党主席,是现今哈萨克斯坦的执政党和最大的政党。该党主张在社会伙伴关系与和谐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主张加强国家社会职能;在经济方面,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对外关系方面,主张巩固和发展同俄罗斯、中亚邻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该党全力支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的国家发展纲领,致力于研究落实具体改革措施,并主张维护现行宪法。“祖国之光”党在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和地方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2008年以来,该党在完善组织结构、及时进行人事更新和调整的同时,积极响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号召,着力推进青年干部培养,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反腐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二) 国内不稳定风险上升

2004—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颜色革命,而哈萨克斯坦因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出色的执政能力、灵活运用国内外影响的相互作用成功避免了颜色革命的发生。但同时应注意到,纳扎尔巴耶夫牢固地控制着哈萨克斯坦党政军,不断挤压反对派势力,会导致不满情绪的长期酝酿。特别是哈国集权式的总统制对国内伊斯兰教政治化势头予以强力压制,引起了境外伊斯兰复兴势力的不满。一旦国家运行的威权政治体制出现裂缝、给国内外宗教势力可乘之机,加之前述的腐败、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或将激化社会矛盾,发生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

2011年的“扎瑙津事件”是哈国独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骚乱,暴露了哈国内部矛盾的尖锐性,直接刺激了部族主义的复活。特别是在经济贫困地区,如曼格斯套州、阿特劳州的小玉兹区域,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在那里找到了发展的土壤,该地区的宗教极端化倾向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通过网络接受了宗教极端思想,为影响哈国政局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三、纳扎尔巴耶夫的转型重构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受经济、历史、文化及宗教影响,普遍采取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执政当局成了选择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决定力量,所推行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威权政治制度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但如今的纳扎尔巴耶夫因年老多病,不得不面临重新建构哈国制度的选择。

(一) 借助议会选举提升执政党地位

2016年3月22日,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六届议会下院选举的最终结果。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光明道路”党、共产人民党进入新一届议会,得票率分别是82.15%、7.18%和7.14%,分获议会下院84席、7席和7席^③。议长、副议长和所有委员会负责人要职全由“祖国之光”

^① 孙力等:《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

^② 雷琳、王林兵:《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载《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16),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_выборы_в_Казахстане_\(2016\)](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_выборы_в_Казахстане_(2016)); Назарбаев заявил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20. марта. 2016. <http://ria.ru/world/20160320/1393124886.html>

党占据,该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空前上升。纳扎尔巴耶夫在选举当日表示,未来不排除修改宪法的可能性^①。3月25日,纳扎尔巴耶夫在第六届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这次议会选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说: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成绩离不开这三年落实刺激经济发展的2050年战略、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百步计划以及相关的法律保障。自2016年1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将实行59部新法律和400多项新规定。纳扎尔巴耶夫同时介绍了国家下一步的改革计划,表示将以新立法为基础在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建立社会委员会,吸收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方面形成全民监督机制^②。纳扎尔巴耶夫已提出“伟大草原之国”和“永恒的国家”思想,强调秉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核心价值观。(再适当增加对“伟大草原之国”和“永恒的国家”思想的介绍)笔者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此次讲话透露出了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含义,或可认为是为将来从总统制向议会总统制转型做准备。

(二) 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国家战略实施

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原料供应国的世界分工地位、实现国家工业化,哈萨克斯坦不断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加速发展非资源领域出口引导型高技术产业,鼓励非资源领域的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国家稳定性和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专门规划。如:2010年出台的《2010—2014年加速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2014年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等等。同时,哈萨克斯坦积极推进特别经济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以期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命令哈央行进一步完善国家私人伙伴关系机制,研究使用二级银行、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资金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能性。

纳扎尔巴耶夫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为实施“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哈国制定了从国家基金中拨款的计划:2015年7960亿坚戈,2016年3790亿坚戈,2017年30亿美元;从国际金融机构吸引资金90亿美元;国内企业和开发机构融资2400亿坚戈。“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板块: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交通物流、新工

业区建设、旅游、教育、住宅物业和电力热力供应、资助中小企业发展等;二是新的反危机措施,2015年主要是支持民族机械制造业、对外贸易,农工综合体的发展,加快实施业已启动的信贷住宅项目,保护投资股份,为“2020年商业发展路线图”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③。纳扎尔巴耶夫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在工业创新发展规划框架下开拓的新的领域和行业正在逐渐成为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近5年,制造业增长1.3倍,化工和建材制造业增长1.7倍,机械工程业产品生产增长2.2倍,出口增长3倍。目前已有800多个工业化项目得到落实。2015年,冶金业增长15%,化工增长3.2%,矿产开采增长3.2%,服装制造业增长4%。众多工业领域发展趋势喜人。纳扎尔巴耶夫已提出“伟大草原之国”和“永恒的国家”思想,强调秉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核心价值观,其主旨在于突出哈萨克斯坦21世纪在欧亚草原独一无二的地位,充分彰显哈萨克斯坦的特点和特征,力求把哈萨克斯坦建成一个永恒的哈萨克族国家,从而进一步推进新的欧亚一体化^④。

四、启示与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可初步形成两点结论:

一是未来的哈萨克斯坦有可能出现联合执政的局面,政党政治会有所成熟。从哈国现实情况看,首先不会再出现一位类似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强人”总统,哈国政治模式的转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这期间无论是总统,或是政府、议会,都不太可能再拥有像纳扎尔巴耶夫式的影响力。几大利益集团虽然都不会轻易让步,但妥协也是必然的,只有联合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 на открыти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Парламента шестого созыва, 25 Марта 2016. <http://strategy2050.kz/ru/news/33391>

② Назарбаев верит в «Светлый путь».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бъявлена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3 ноября 2014.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13706-nazarbaev-verit-v-svetlyj-put-v-kazahstane-objavlena-novaja-ekonomicheskaja-politika.html>

③ Казахстан: Страна великой степи, 18 сентября 2015 г. https://i-news.kz/news/2015/09/18/8126779-kazakhstan_-_strana_velikoi_stepi.html

④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30 ноября 2015 г. <http://www.akorda.kz/ru/addresses/posla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khstan-nnazarbaeva-narodu-kazahstana-30-noyabrya-2015-g>

执政,方能让各方势力抓牢自己的既有利益,而发展政党政治有助于各方的协作与竞争。

二是推进民主进程只是“形式上的调整”而已。长远看,未来哈萨克斯坦民主化进程不容乐观,原因在于:

第一,尽管纳扎尔巴耶夫2007年对《宪法》进行了全面修改,也对《政党法》、《选举法》进行了相应的完善,开始了由“强”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的政体改革^①,但从国家的实际运作看,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仍然是以精英决策和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权^②,精英集团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民主化进程。因此,今后一段时间构建稳定的过渡的政治体系仍将优先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哈国民众对精英集团威权统治中非民主行为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默认。笔者认为,哈国民

众更多关心的是收入的高低,而不是民主建设。这一点在纳扎尔巴耶夫高民众支持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民众对威权政治具有较大的容忍度。而且统治集团通过选举、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表面的民主要素,成功塑造了“形式上的民主”,具备了执政合法性。

第三,独立之初的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痛苦留在民众心理上的阴影还没有消除,民众对推动民主化进程可能产生的冲击持谨慎态度,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动力不足。另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可能由当前的“暗斗”演变成“明争”,在权力分化与组合的过程中,“所谓的民主”反倒可能成为斗争的工具。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雷琳、罗锡政:《“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

② 任洁:《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6期。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in Kazakhstan

Sun Ming

Abstract: For over twenty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Nazarbayev, Kazakhstan has realized the country'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and has made achievements that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consequence, this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Nazarbayev's unshakable supreme prestige in Kazakhstan and established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with Nazarbayev as the core. The general public in Kazakhstan even believes that Kazakhstan's present achievements or the country's future w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Nazarbayev. Yet, as Nazarbayev grows senior in age,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the future has been a topic for all walks of life and a great challenge to Kazakhst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Kazakhstan,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hat there will be another "powerful" president similar to Nazarbayev. None of the president, government or parliament is likely to possess Nazarbayev-like influenc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trend of Kazakhstan's 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becomes focus of attention.

Keywords: Kazakhstan; President Nazarbayev; power transi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Изуч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азахстана

Сунь Мин

【**Аннотация**】 За более чем двадцатилетнее пребывание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м посту,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оизошла успеш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 быстр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страны вызывают интерес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незыблемого авторитета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о мнению казахстанцев, без Назарбаева 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е было бы настоящего и нет будущего. Однако, по мере старения Назарбаева все большу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вопрос о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власти, ставший одной из задач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показывает теку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ряд ли возможно появление такого же “сильного” как Назарбаев президента, маловероятно, что буду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ли парламент будут иметь такое ж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Назарбаев.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азахста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центром вним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езидент Назарбаев; передача вла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азвитие реформ

欢迎订阅《俄罗斯学刊》

国内统一刊号：CN23-1570/C

邮发代号：14-123

《俄罗斯学刊》（大 16 开，双月刊）是黑龙江大学主管、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类期刊。主要栏目：专论、热点问题、政治、外交、经济、欧亚研究、历史、社会文化、学界动态、外论摘编、书评等。

每期定价 16.00 元，全年定价 96.00 元。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也可以通过地址汇款向本刊直接订阅。

编辑部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院内）

电话：0451-86608645

邮政编码：150080

联系人：李勇

电话：0451-86604244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和兴支行

开户名：远东经贸导报

账号：3500042109014414216